



新疆拜城县刘平国治关城诵石刻遗址

◀ (上接 11 版)

可能是首次携回《刘平国刻石》拓本引发日本汉学界高度关注使然,本次野村荣三郎甫抵拜城,就效法渡边哲信和堀贤雄两位前辈,直奔主题专程赴《刘平国刻石》所在地施行推拓,其《蒙古新疆旅行日记》这样记载:

(1909年)四月二十八日晴 明不拉发抵乌垒碑

晨六时出发向北。接抵天山山脉脚下的是岩石形成的峡门。乌垒碑乃在明布拉北方五十清里,直接刻在宛如山门关口的石崖上,距路面高约二尺余处。现在县衙方面令人筑屋保护。一到此碑,便即着手拓印,刷完八份时已届正午。

《乡土志》云刘平国以戈铸石,虽是民间相传,仍附载旧拓于上图左方,并录碑文于右,现在不明之文字以方框表示。

右侧刻字之石面高四十厘米,宽三十厘米。

值得一提的是,当年作为新疆和阗地区英国臣民的“阿克萨卡儿”,阿富汗商人巴德鲁丁·汗同时还充当英国安插在和阗地区情报员身份,为20世纪初列强进行中亚文物争夺中的英国当局提供相关可疑人员往来动态情报。今伦敦的印度事务部图书馆“政治与秘密”卷宗中,就保存着一封由署名巴德鲁丁·汗口述,他儿子代笔,1909年5月21日寄给英国在新疆情报头目舒透沃斯(Capt. Shuttleworth)的密信。这封6月12日收获的密函内容,正是关于日本探险家橘瑞超“在一位中国人和一位库车穆斯林翻译的陪伴下,已经到达克里雅”的动态,最后是信誓旦旦地表露忠心道:“如果他来和阗,我将向您报告他的行踪,并告诉您在城中的所作所为。”由此足见英国当年为文物搜集在中国境内精心编织的内应网络所起的重大作用,英国搜求中国西部文物的途径与手段,是法、德、日等其他文化列强无法相比,也无条件做到的。今天英国收藏的中国西部文物总数占欧

洲第一,答案恐怕就在此。

虽然在日俄战争以日本战胜、俄国战败的国际格局下,日本乃至中国分明亲英仇俄,这从战前1902年秋大谷探险队首领大谷光瑞的《帕米尔纪行》相关篇章如《卡里木伯克的官邸》《塔什库尔干》《明铁盖》,和同年渡边哲信《在中亚古道上》的《英俄的对立》《大俄罗斯主义》《俄罗斯邮政不可信》《俄罗斯的实力》《遇到德国旅行家》《与按察使谈话》等文中已见端倪。然而透过这封巴德鲁丁·汗密信,足见当年各国列强间在新疆暗地里勾心斗角之一斑。《遇到德国旅行家》同样谈到德、日等国当年对俄在新疆势力范围的意见和不满,字里行间又牵涉其过拜城、赛里木等记载,可资丰富以上日记有关拜城《刘平国刻石》部分叙述。

我们从巴楚回到阿克苏,遇见了德国的卡普登·波德。此人是著名的旅行家,本想和我们一样,通过俄境内的中亚地区,但遭到俄罗斯官吏的拒绝,只好从阿什哈巴德进入伊朗,经巴基斯坦,由南至北通过印度,越过喜马拉雅山,才进入新疆。我们天南海北地聊起来,当谈到三国就归还辽东问题时,他总是为德国辩解。

那是怎么一回事呢?原来在三国干涉之前,法国很看不起德国,当时凯塞尔非常生气,于是给俄罗斯皇帝写了一封非常亲切的信。信中说,最近,法国对我国的轻蔑态度已到了极点。在这种时候,若是贵国能给法国以忠告的话,将来我国一定为贵国效力。正因为有这样一件事,所以在俄罗斯干涉日本时,德国就辩解,我们是不得已才加入的。这位波德的旅行方法是,每到一处都自称是清政府的客人,不肯好好付住宿费。……

其后,我们经拜城、赛里木到达库车。对这一带,外国人尚未进行充分的调查,故地图也很不详细。在拜城与库车之间,路南有一座名叫奇尔套的山脉,但在俄罗斯出版的地图上却没有出现。[(日)渡边哲信

《在中亚古道上》,(日)大谷光瑞等著、章莹译《丝路探险记》,新疆人民出版社1998年10月,第47-48页]

吉川小一郎

隶属于大谷探险队1911年第三次新疆之行的吉川小一郎也曾慕名造访《刘平国刻石》并予以推拓,此举表明自1903年该探险队首次新疆之行收获拓本后,该石刻在日本汉学界声名日隆,举凡到达库车、拜城考察者,都希望实地一睹这一东汉摩崖尊容,并打制拓本作为高档文化礼品携归炫耀居奇。这从吉川小一郎《支那纪行》卷一记述不难获知。

五月廿七日 星期三 北风强,阴天 6:05起 57°F

因想一见明不拉克台地北方山谷中的刘平国碑,我让土人向导,一共五骑出发。在昨日涉水处的上游渡河。土人引用此水,耕种地,但只能栽培小麦。石碑就雕在峨岬岩壁上,前面建有茅屋保护。花费两小时做了十数份拓本,于是踏上归途。

### 法国汉学家伯希和的《刘平国刻石》考察访碑

20世纪前半期,法京巴黎被誉为“无可争议的西方汉学之都”,继导师沙畹后对建立巴黎汉学派正统有重要贡献的伯希和,同样成为举世公认的汉学界泰斗。他“不但是法国的第一流汉学家,而且也是所有西方的中国学专家的祖师爷”。“他的一个法国同事写道:‘没有他,汉学将像是一个失去父母的孤儿一样。’”

就参与中亚特别是新疆猎宝行动而言,法国“为时毕竟较晚,虽然还不能说是最后一个。伯希和(Paul Pelliot,1878—1945)于1906年到达新疆的时候,英国人、瑞典人、德国人和日本人至少已经来过一次;俄国人毕里索夫斯基的工作已近尾声,即将准备回国;而斯坦因为了窃取更多的文物,也早已卷土重来”。“但是不管他们由于什么原因而迟到,现在他们却决定在发掘古物方面,也要分享一份了。著名的法国东方学专家西尔万·利瓦伊(沙畹)激励他的学者同事们说,假如法国丢失良机,那将是有辱我们的光荣传统。这样,以另一个有真才实学的东方学专家兼法国科学院院士埃米尔·西奈(一作色纳尔或塞纳尔,Emile Sénart,1847—1928)为首的、同时还得到教育部部长赞助的强

有力的委员会就建立起来了。该委员会还得到了九个专门致力于科学、地理学或文化研究的领导机构的支援。他们决定尽可能快地派遣一个由三人组成的远征队,前往新疆。这个队的领导人是一个年仅二十七岁、才华横溢的年轻汉学家保罗·伯希和……他的同伴之一是负责测绘地图、采集博物和其他自然科学标本的他的老朋友军医路易·瓦兰博士(Louis Vaillant),另一个是远征队的摄影师查尔斯·努埃特。”[(英)彼得·霍普科克《丝绸之路上的外国魔鬼》第十三章《伯希和的优雅树敌艺术》,第167—168页]

中国学者傅斯年指的法国三位著名汉学家,也包括伯希和及其导师沙畹,并认为“至若伯君在东方学上之贡献,……继茹里安(一作儒莲,Stanislas Julien,1797—1873)、沙畹以建立巴黎汉学派之正统。影响所及,德、奥、瑞典、英国、美国以及日本。此君固中国以外,全世界治汉学者奉为祭酒者也。且伯君认识及称述中国学人之贡献,尤为其他汉学者所不及,此可于伯君著作及言论见之。……其将中国文史研究流布,发见已湮没之光荣,明辨将灭之文物,如伯希和君一流,准以吾国之为历代重视文史学之民族,自应加以敬重。若不明察事实,遽加讥弹,几何不失此泱泱大国之风哉?”(傅斯年《论伯希和教授》,《傅斯年全集》第五卷,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年9月,第469页)他“对纯粹中国材料认识之多,在北平学界亦大可惊人”[参看《法国汉学家伯希和荏平》,《北平晨报》1933年1月15日]。而在伯希和庞大汉学研究体系中,就包含了他对《刘平国刻石》从文本内容披览到实地走访;此举虽看似“冰山一角”或“蜻蜓点水”,却绝非浅尝辄止般浮光掠影,而是精深细微的深入研究。

伯希和有此等本事自然是继承其导师沙畹学术衣钵的结果,同时也展现出自己在碑铭学方面的学术光芒,尽管汉文碑铭研究恐怕只占其汉学研究很小部分,尤其是相对于伯希和西域研究的主要继承人韩百诗,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应法国吉美博物馆馆长乔治·萨尔委托,刊布保存在博物馆由伯希和从西域带回的海量考古资料整理出版的《伯希和考古文献》而言,跟《刘平国刻石》几乎同属龟兹地区的伯希和考古文物“战利品”委实汗牛充栋,硕果累累。总之,就此来说,伯希和跟其导师沙畹一样学术精力旺盛充沛。但不管怎么说,兼带实地访碑性质的《刘平国刻石》研究,就伯希和碑铭学研究而言

依然举足轻重,意义非凡。何况1906年伯希和西域之行是受命于法国碑铭(金石)和美文学科学院和亚细亚学会的共同派遣,当然对于西域金石碑铭需要格外留意;更何况其导师业已对《刘平国刻石》有研在先,他当然愿意顺道步其后尘,访一访乃师梳理却未曾亲临的摩崖现场了。

如前所陈,法国汉学界对中国新疆地区包括《刘平国刻石》在内汉唐碑铭文字的关注,至少早于日本汉学界三年多,早在20世纪新纪元头年的1900年,法国汉学家保宁就在新疆首府乌鲁木齐搜集到《刘平国刻石》拓本,后经法国著名汉学家沙畹高效且精准研判,确定为东汉摩崖石刻,并以学术报告和专题论文形式结案于日本大谷探险队涉足实地访碑前一年。而名师出高徒。如果说沙畹是一位承前启后的汉学家,他的研究不仅为法国汉学,也为整个欧洲汉学在研究方法、史料学等方面奠定基础,那么,伯希和就是继沙畹后对《刘平国刻石》贡献最多的西方汉学家。早在2月12日,时任温宿府知府姚文林在《为报伯希和等人在温宿行踪事给荣霈(满州正白旗人。1906至1911年任镇迪道兼按察使)的申文》中,就曾援述法国亚洲学会致函清政府驻法使领馆对伯希和一行来华目的使命道:

据法京亚洲会函称,奉政府资助,派文学士伯希和前往贵国西北一带访古代遗迹,搜拓碑碣,以资考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档案馆编《近代外国探险家新疆考古档案资料》(七)伯希和,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2001年6月,第257页]

6月15日,伯希和一行三人探险队从巴黎启程经俄国首都莫斯科到达中亚乌兹别克斯坦,8月底进入新疆喀什。由于伯希和具有超强语言天赋,使得他成为除传教士外,西方汉学界罕见能讲一口流利北京官话的学者;而在这方面,即便其导师沙畹和同辈汉学家马伯乐、葛兰言等都远为之逊色而不敢望其项背。至于当时中国新疆官员就伯希和流畅的中文更大为诧异,由此自然为其探险队开展各项考察活动大开方便之门[荣新江《海外敦煌吐鲁番文献知见录》第二章法国收藏品第一节法国国立图书馆第二节集美博物馆,(第40—68页)]。

时任伽师县知县李翰垣1906年10月20日在《为报伯希和等人入伽师县日期事给荣霈的申文》公函中表示:

(下转 13 版) ▶